

潮头拾贝 |

玫瑰,山野的一束粉红

(组诗)

■ (江西)肖水荷

梦醒时分

昨夜
你放飞思绪的鸽子
撞入我怀

一支香烟
一杯绿茶
在夜光杯的美酒中
沉淀着悲壮

窗外明月窥探
太阳书写的诗章
只有哗哗的河流
不停地欢唱

几千年的岁月舞台
被人们装扮
觅不到的台词
只好潜藏

流行的酒色
醉了几多风流人物
梦醒时
缪斯女神
在我的灵光中徘徊

寻觅那颗星

黄昏的暴雨
惊破了夜幕
将我的记忆打湿
在那片桐林
书写着谷雨的
无奈与寂寞

飘落的桐花
捎寄雨林中的小径
渴望有人欣赏
这独特的风景

只有一颗炙热的心
在苦苦等待
那个皎洁的夜
把逝去的爱
如同一颗滑落的星
寻觅

玫瑰,山野的一束粉红

九百九十九朵粉红
是否太多矫情
我只是山村一束
承载着大地的光
心有所属
意达深处
绒布一样的花瓣
从唐开始燃烧
柔美至今

致丁香花一样的丁香

在狭窄的雨巷
瘦成一个身影
把时光拉长
寂寞的乡村
如百灵鸟歌唱
受伤的翅膀
沾满淡淡的忧伤

红

(外二首)

■ (四川)阳春

白露过后,看碧成朱
沏一杯红尘置于案上
试图驱散体内不请自来的流感
以及阅尽世事后的残留的深情

水一壶接一壶地续
杯中的红褪了一层又一层

流感驱散了吗? 不晓得哩!
反正,从我的喉到心
一层层由赤成朱

沿逆时针奔跑

雪满山中,河流凝结
航班困于跑道,高铁拴于月台
出发与到达都凝成名词

唯有你,从定格的林下走来
那飞扬的雪花是你
停泊的舟上晃动的棹是你
五千年来的一切动词都是你

雪收藏了铁轨,城市无法通达村庄
山脊、江堤、麦田都一般模样
无非是积雪选择了凹凸或凸凹
我们也完全一样
世界隐去,多余的人隐去
更多余的尘世的喧嚣和束缚
都统统自觉地销声匿迹

雪上不经行一匹瘦马
风里不掠过一串驼铃声
我们相顾无言
仍旧是两个洁白的妙手

谁也不要出声
真怕来自我们喉间的呢喃
会震裂一座座雪川
更怕涌于心底的深爱
会溶解冰封坚硬的江河
只要我们不发声响
世界就是暂停键上的名词

亲爱的! 让我攥紧你的手
沿着逆时针一路奔跑
倘若速度足够快

就能赶在雪停下来前
抵达原初的地方

三十岁以后

有很多改变,发生在
三十岁以后。而立之年能立的
已立起。未立的也懒得搭理

三十岁以后,不再追求
酒池肉林,鲜衣怒马和长安花
开始深居简出,蔬食长斋
蜀中的麻,潇湘的辣,别处的酸
都装进少年记忆的博物馆

三十岁以后,白酒都已成为
不及物动词。桌上只剩下
来自武夷山的红茶
杯里的味道一次比一次浓
也经常幻想,四十岁以后的事情
每天醒来,会在脑子里数一遍
剩下的朋友、兄弟。以及
妻儿和父母,还有最后一点梦

一切似乎都还不错,其实
我也算得上富有

收荒货的三轮车

(外一首)

■ (湖南)程度

低下去,低下去,低于尘埃
背影歪斜,三个轮子跪在地上
拾起酒楼丢弃的酒瓶和纸盒
黑夜昏浊,暗淡一双进城谋生的手

收荒货的老人,铃铛左嘶右哑
蛇皮袋子装扮的三轮,走村串户
穿过乡村的夹缝,闹市的喧嚣
避开巷子深处,龇牙咧嘴的看门狗

用汗珠做轴承,将鲜血当柴油
脚踏孤独,人力车不知归宿
屋檐,树下,都是神明赏赐的庙宇
一片落叶,刺痛沧桑的肋骨

半个月亮,洗净一张车辙纵横的脸
宰牛似的鼾声,引爆黎明的霹雳

秋夜闻笛

秋的日子瘦了,江山略显忧郁
冷了的水,从笛孔中溢出
山泉叮咚,晚风亲吻了半块石头
截一截青苔谱曲。寒蝉低吟
吟偏了山岚的韵脚,滴落两三点雨
且做短暂的休止

一片竹叶,载着迎亲的蚂蚁
欢快地漂流,却找不到新娘的码头
月光在深潭中游泳,一丝不挂
玉兔送来了雕案。草尖上的白露
隔世的桂花酒

吹笛子的隐者,家住老风口
与松涛竹波对弄诗赋,枕着天籁之声
入梦,此生何求

七月

(外一首)

■ (浙江)夏华侨

流火的人间无处藏身
天蓝得发白,白得发蓝
蜿蜒的路,风无法停留时光的缝隙
经年的心事写满七月的指尖

南山栽下种子
花未开,果未熟
生活的藤蔓在发热的大地上煎熬
步履无法停顿
习惯就此安身立命

心怀命运的诗行
于平仄起伏的音符中
顺从或撤退
淡然走进昏昏的安宁片刻
让未知延伸在夜幕的灯火下

心向远方
成茵的绿意暗自新生长
一抹清凉
终把眼前的残酷戳穿

一块稻田

遗弃的烂尾楼包裹荒芜的土地
零乱的烟霾升腾起高大的厂房

村落稀疏,留在不远处
大写的拆字张开发的手掌
望不见人的影子
据说他们
早就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命运

一小块稻穗摇摆风中
成长的宿命仿佛没被完全掠夺
独立田埂的老人背靠夕阳
吧嗒的卷烟
把自己淹没在沉沉的暮色

静

■ (四川)杨格尔(10岁)

在深林
我们吮着
清新的空气

林间的清欢
就在深深的
情谊中

竹叶飘香
落在荞麦的
茶杯里
让亲情
浓郁

潮头私语 |



苏氏父子

■ (贵州)马仕安

苏洵

做梦的日子,人不在梦里。
一颗颤跳的心,蹀躞在绿水青山间,听风的哽咽,读雨的幽泣。直到繁茂的胡须扎痛生活的凄清,才发现丰茂的年华,早已在淡蓝的诱惑和迷惘中,被颠簸的岁月,烙上沉沉的忧戚。

于是,你追着流徙的风月,捧着摇晃的影子。独自徘徊在嗔嗔的夜色里,燃一柱香火,静静地历练自己。

踉踉跄跄的挣扎里,一个出人头地的憧憬,携带着饱满的阳光,深深地刻进你27岁的心壁。

掂掂着梦寐的利禄和功名,你抽一根肋骨,挑起晓风残月,为朴素的灵魂和思想,删繁就简、斟字酌句。

圆润奔突的骨力,蘸着流年的光景,激昂慷慨地在一页页素洁的宣纸之上,复述和澎湃你那粗犷豪放的喋血声韵。

爬满皱纹的情,历尽十余年的泼墨写意,不仅未能托举你夙兴夜寐的殷殷希冀,反而使你苦苦的渴盼,趟在无病的呻吟的文字里,揉碎了多少绚烂的黎明。

你怒不可遏,掌一束璀璨的焰火,为饱经风霜的命运取歌抒情。

攥着遍体鳞伤的夜,你捧着儒家的六经之书,吟着诸子的百家之说,奋足蹈厉地翻耕自己纵横恣肆的梦呓。

博辩宏伟的笔力,铺张扬厉。无论是议时议政、议经或是议史,你借一榭浊酒的醇厚,皆能布局谋篇、因物赋形。

古朴简劲的酣畅,出入驰骤。引物托喻的意境,淋漓尽致地纷纷扬扬你针砭时弊的烈烈血性。

然而,你的耿介和直率、你的傲骨和自尊,却在是非颠倒、贤愚混淆的漩涡里,倍受折腾,壮志难伸。

盘点着失意的人生,你在苦闷、殷忧、愤恨的落魄中,敞开心门,大义凛然地放怀你那弯而不屈的真情真性。

脱骨的音,滑过扶摇的心灵,穿过北宋风沙浩渺的天地。一直回荡、回荡、回荡在岁月的蹉跎中,回荡在历史的思索里……

苏轼

诗花纷纷,墨色生辉。
幽幽气韵,沉沉地繁衍着生命的浩浩之气。

独立潮头。
心灵的箏音,载着一阙流芳千古的宋韵,使你勃勃的英姿,活如一帧茂盛的风景。

勒着葱翠而透明的情,你将一腔不羁的豪迈植入荆棘丛生的仕宦里,踱步风尘,扩抒胸襟,怒放诗情。

绚烂的韵脚,干净琳琅。婉转的心事,潜在岁月的缝隙里默默穿行。

然而,突露的筋骨,刚刚伸在清风归至的高处。
几丝天风,攀着嘶嘶的雷鸣,疯狂地将你还未品够雨濯甘霖的身骨推入图圈纠缠的逆境……

月白风清的凄凉里,凝眸迷阳般险恶的仕途,官裳残破的人生。

几颗酸泪,于你两鬓苍苍深谙世态炎凉的感伤里,自眼中落下,江中流去。

你梦寐的乾坤大志,慷慨激昂,早已在

秋来,蝉声远

■ (广东)赵爱萍

没有蝉鸣的夜晚,静悄悄。
窗前那棵高大的芙蓉树在月色下分外妖娆,树上,栖息一夏的蝉不见了。

是夜,曾经跌宕起伏的嘹亮歌声,抑扬顿挫地霸占着整个夏季的夜空,蝉如此不吝嗛地倾力演出,或许,是它们夺得光明耗费的代价太昂贵,或许,是它们最飞扬的歌声里迸发着最深沉的悲哀。
可那是注定的宿命无法逃脱……

《昆虫物语》里说:
“四年黑暗的苦工,一月日光中的享乐,就是蝉的生活。”

它们在褐色的泥土里,默默地耕耘,默默地蜕变,四年的辛劳,四年的孤寂,四年的掘土,四年的黑暗。

终于在繁花似锦的盛夏披挂上翠绿的衣裳,振动着可与飞鸟匹敌的薄翼,

在明媚的阳光中尽情飞翔,尽情沐浴,尽情歌唱,那种钹的声音能高到足以歌颂自己所有,那么难得,又那么短暂。

跌跌撞撞的风雨里失去了锐气。

萧索的广袤中,唯怀中那颤颤巍巍的情,痴痴地眷恋着笔下的磊落、笔下的桀骜、笔下的忧愤、笔下的凄清。

你那被岁月磨损的懦弱之躯,犹如一叶起起落落的孤帆,是一路荡来,又一路远去。来来去去,载的都是飘泊中的苦苦呻吟。

攥着撕心的痛,你殷殷地将生命的精华,拿捏成铿锵回响的韵。

从此,你离江湖越来越远,离官墙越来越远。孤身漂泊在黄州、惠州、儋州的恶境中,磨砺诗的意境、诗的内含、诗的空灵。

七尺形骸,仿佛已交给了诗的世界,并在诗的深邃里彻悟人生、淬砺生命。

叹只叹,超逸的灵魂,还未及“把酒问青天,起舞弄清影”。

你那裹满馨香的骨血于公元一千一百零年遇赦北归的途中,终被无情的酸风冷雨撕抓痛饮……

诗花纷纷,墨色生辉。
一颗璀璨的魂,就这样悲悲戚戚地飘逸而去。

余下的就那厚过千古江水的诗篇,飘过长城苍穹,如拳头般砸进历史深邃的眼睛。

苏辙

一滩微墨。
酿浓了骨髓里汨汨迸发的欲望。
噙着平平仄仄弥散的古色古香,舌尖上的呐喊,欹欹地映衬着灵魂的重量。

然而,渴望翱翔的翅膀,刚刚攀上一米阳光。几腔坦坦的谏言,使你铮铮铁骨的肋骨,无奈地卷入一场鞅鞅的变法之中,承接太多太多的煎熬。

浅浅的月色里,你挽着被酸风肢解的日子,忧心忡忡地奔走在暗潮涌动的宦海,悲愤填膺地泼洒你的血性与刚阳。

纵使虚怀若谷的坦荡,裹着被贬出京的满腹牢骚。忧忧的你,随手摘一路星辉,抚寒你内心的荒凉。

时光荏苒,世事沧桑。
当一枚冲出雾霾的朝阳,烘暖你伤痕累累的心窗。你的宏谋、你的冥想、你的志向,又徐徐地潜在你滚烫的热血里葱茏疯长。

背靠丹墀,手执权杖。你打开智慧的灵犀,翻着耀眼的日月星辰,一路披荆斩棘、一路邂逅梦想。

激扬的剑气,漫步乾坤。内心的空明,拳拳地撑起你的无尚荣光。

凝眸冉冉飙升的热望,你隐隐地感到庙堂之上总有一种裂开的声音,正在冷冷的寒光里频频碰撞。

颤颤的喧嚣中,你那阔绰的梦境、繁华的情长,终被内江不绝的朝野凌辱流放。

泣泣的幽鸣里,唯手中那支饱含内敛的笔,奋奋地挑起你的郁郁惆怅,虔虔地为你连遭滴贬的苦痛热敷疗伤。

从此,你倚着凄凄戚戚的角音,越过风雨蚀骨的茫茫苍苍。潜居颖滨、筑室著述、默坐参禅、放声歌谣。

独沐清风的心语,澹泊淳朴、荣辱皆忘。恢宏深邃、逍遥疏宕的气韵,如霹雳弓弦直抵北宋王朝。

今夜,透过历史的缝隙,我依稀地看到,在以“闭门”始,以“闭门”终的人生跌宕中,你那缕不散的幽思,仍在岁月的真水里来回飘荡……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在召唤?
短短的三十天里,心甘情愿释放出毕生所有的光芒。

把积淀四年的个性一一张扬,将纯洁的灵魂诠释在激情燃烧的歌声里,爆裂出生命坚韧不悔的情怀。

纵情于,生命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

把生命的最后一嗓子响亮,吼给万里晴空,吼给漫漫长夜。

幻化成生命的凯歌和抗争命运的“千古绝唱”!

蝉,在一地西风刹来时,伴着旋风而落的叶子走了,悄悄然蜕下躯壳,没有悲哀,没有怨言,没有凄惨,毅然回到泥土里,继续苦修,继续着下一个轮回。

可它们的歌声还在我的心头萦绕,它们那划破寂静夜空的嘹亮还在飘荡,让我亲昵不忘……

秋来,蝉声远。

夜,也静了。

回眸
那一径枫红

■ (辽宁)红尘一笑

不知道是不是受那首“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影响太深,抑或是经年里又掺杂着一些其他的什么因素,一直从骨子里爱着枫叶,爱着那漫山遍野的火红。

于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怀揣着一个斑斓的梦,踏上了观枫的旅程。

枫,远没有想象的火红,更没有想象中的“星火已燎原”的壮观。

那山,仿佛还没睡醒的少女,于半醒半梦之中慵懒地斜卧着,于雾气飘渺中摇曳着淡淡的朦胧。因为上山树的品种繁杂,每个树种对于秋的感受不同,因此,这山也便呈现了红、黄、绿三种颜色。

那大片的红,有朱红、赭红、亦有淡淡的浅红,每一片枫叶,似乎都由多种红色组成;那绿,已不是夏日里的幽绿,而是悄悄浸了秋的黄,是绿中黄、黄中又泛着大半的绿;那黄,是翠翠的,浅浅的,艳艳的,仿佛画家笔下那淡淡的水彩。

黄的树,绿的树,红的树,无意中给这片山林增加了比单纯的红更绚烂的色彩,使之远远望去,更有“层林尽染”的诱人味道。漫步于林中小路,看小桥流水,闻幽幽花香,聆听秋风在枫林中呢喃,仿佛自己也化成了一只翩飞的蝶,欢快地起舞于“白云红叶两悠悠”中。心,在漫无边际的恬静与喜悦中嫣然……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一些不知何年何月浏览过的诗句,便于不经意间跳到脑海里,挥之不去。

枫叶,是亮亮的,暖暖的,随风柔柔地摇曳着。漫山遍野的红,仿佛一幅鲜活的油画,锦绣如霞;又宛若一首绮丽的小诗,在温婉中打捞起记忆的眉眼,然后把它揉成一脉温情,婉约成一缕馨香。

俯身,低眉,轻拈一枚枫叶,那些岁月留痕的脉络,也便于倏然间顺着指尖行走至心的苍凉……

曾经,也是这样的时光。
曾经,也是这样的高天云淡。

曾经,也是这漫山遍野的红叶,只是曾多了一双人儿,携手流连……

芳华谢尽,暗香残留,且行且远的岁月早已定格了沧海桑田的一个转身。只是,那份刻骨铭心,紫紫然穿过了流年,在记忆中依然鲜活如初见……

也许,片片枫叶惹相思;也许,片片枫叶片片幽咽。抑或怀念,只因一切的一切,再也无法回到昨天……

心香如枫,心香如梦,走过了无数个秋天,当从容的心,读懂了枫叶,读懂了秋天,一切,也便释然!

“枫香晚华静,锦水南山影”,枫的颜色,渲染一颗玲珑透明的心。徜徉在秋的怀抱,倾听叶子与风的对话,心,在稔熟里,欣欣然固守一份安然……

一径枫红,魂梦悠悠,一笔流年,淡淡温暖。那大片的红啊,就在释放中燃烧,燃烧至胸口,回眸处,只剩下一抹浅笑,简单、纯净、亦安恬! ……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